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七 在朝稾十七

元 虞集 撰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

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宫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宫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劉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内府而析入於東宫者儲偫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哈瑪特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户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搆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廵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宫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户者毋得擅啟闗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宫必以旺扎勒賽音先請見二人則啟闗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

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哈瑪特出與左丞郝偵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宴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

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
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
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恕家指以
為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
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
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
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爾郭斯革宿獘而新
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

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叅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内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宫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賔客諭德賛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

谷公之竒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毎侯宫中閒暇時身
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説二十二年裕皇即世
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宫府舊僚不能無
慼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係
也柰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旺扎勒薦公
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
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為
皇后后即東宫為隆福宫以奉之改詹事院為𦡱政院

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録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徳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徳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宫室服御之事土木

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巧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趍事蓋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洎

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葢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説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别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閱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后

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學舍於四邑

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賙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歷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敷德性特任之

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托音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

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楚通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錦結努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錦結努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錦結努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内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

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齔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宫衆賢彚興肅肅以朝雝雝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宫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王府禮不在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宫壼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音
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
斯為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為
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
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
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九垂三十年有
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
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

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山峨峨山夷川湮兹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葢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都濟爾布哈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歳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金燕之形勢阨塞户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饔事賜名錫喇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翁吉喇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

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酬尼資方幼時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宫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珪琳齊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時阿哩克布克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僉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禄大夫絳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和卜察特安西王乳母之女也嫻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主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納延之役軍次杭愛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杭愛之寇乞降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杭愛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

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説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它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芻餼

燕享之節賜賚之數等甲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陛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視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户陛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

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備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都濟爾布哈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騎馬克哷濟蘇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

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克嚕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請官市駞馬内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户

府達嚕噶齊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内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宻與太師伊扎爾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杭愛巴爾斯庫庫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悦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黄金之帶於内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

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上多
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
以風雪告公復為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
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嶽以四方
惟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
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嶽使者塔齊私取海舶之貨
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塔齊甚

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恱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搭齊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搭齊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絳國夫人托克托呼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巴勒巴和哩台皆為監察御史伊蘇衮章佩監少監和托齊中書客

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和哩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歷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喇巴圖傳勑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褎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旰餐既勤既老嘉爾黄髪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葢取諸頤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竒承厥父祖祗奉鼎彛歴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饑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武皇在邊熊羆如林

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迺有大賚乃出金目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吉勞勖往洛太師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餱裁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憚以構忠藎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

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趍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領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語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乞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尜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殁之後聖天子入纉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徳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呼圖克㫖都哩默色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
肅贈推忠賛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懿贈光禄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陜西
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宫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禄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萇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萇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絲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

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録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葢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釆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顔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眞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為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葢天稟素厚有
不待於勉强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

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

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堇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册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為浮夸朝豔夕壞孰為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

攸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禄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勑太史臣某製文

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哈瑪特以聚歛專
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
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
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
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有自上來者
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羅蒙郭勒尚書及大都尹布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盖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黙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宫外柳林中數遣使迓太子畧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箙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旺扎勒賽音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旺扎勒賽音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趍南門扣門又不得

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撾殺左相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布敦與兩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

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
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
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
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
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為氏奎章閣
藝文監丞赫舍哩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為氏狀

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各為部落非郡縣無市井䄂處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鈕祜祿曰赫舍哩曰富珠哩亦或為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為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

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字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都沁郡王取中原有功為千夫長復從現布哈王取宋黄岡侍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烏嚕克台次即公也公諱黱字彦解紡頳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愼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醖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實喇公須黃裕皇因賜公名實喇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傳色勒敏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世祖既定都于燕

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伊蘇布哈段禎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

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善延泰定缺年師顏佐樞府以例
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
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
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時恩封楊氏
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
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

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善延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
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太后命善
延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善延故官子善教之以
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善延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
違無怠延祐缺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
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
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歷改元之十月即自大

同召善延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壼内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宫賛六宫之教焉善延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讓次適中書斷事官劉鼒滿台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顧天保次顧神保皆上所賜名次和通次延里孫

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嘉努次適史達爾結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辨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筭哉葛夫人貞節

至老以婦儀母徳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雝雝在宫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宫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啟祚孔安頒頒専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界居庸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宫城是使腹心干城夙夜

祇事世祖時巡裕皇在行載㠩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統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啟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宫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宫弗貽主憂實為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彦决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彛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會邦泰山

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省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徳有文有職為母儀則壽宣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録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十六頁後八行搏舊作脫完今改

二十頁後六行哈穆喇巴舊作阿木魯版今

改

卷十六第二頁後二行額琳沁舊作亦輦真今改

後傚此　三頁前五行錫勒們舊作失里門今

改後傚此　前六行圖塔哈舊作禿忒哈今改

五頁前二行實喇唐古特舊作失剌唐兀臺

今改　六頁後八行斡拉舊作斡來今改後傚

此　七頁前一行納琳舊作納璘今改後做此　八頁前五行舒努舊作文殊奴今改　九頁前七行伊克孔爾固齊舊作也可孔魯火赤今改後做此　十頁後八行伊埒格舊作月魯哥今改後做此　十一頁前三行達吉尼舊作達即拏又托音舊作脫因今並改後做此　前六行察克舊作茶哥今改　後二行紐爾尼格舊作女女哥今改　十四頁前七行噶珠舊作定

住又達爾瑪舊作達里麻又奇爾實實舊作吃剌失思又呼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今並改後倣此　十五頁後四行蘇達蘇舊作孫都思今改後倣此　後五行戩多卜舊作建都班今改後倣此　後七行鄂允舊作阿榮今改後倣此　十六頁前六行蘇爾噶勒實呼舊作鎖兒罕世剌又齊拉袞巴圖爾舊作赤老温八都兒今並改後倣此　前七行諳達舊作安答

令改後做此　前八行照齊拉衮舊作召赤温

今改後做此　後五行集賽舊作怯薛令改後做

此　後八行蘇都舊作鎖兀都令改　十七頁

前一行濟必特穆爾舊作只必帖木兒又茂薩

里舊作牟忽黎今並改後做此　前二行唐古

特舊作唐合觧令改後做此　前四行呼圖克

岱舊作忽都觧又巴約特珍舊作伯要真今並

改後做此　前六行齊哩克琨舊作怯連口又

努圖克齊舊作奴都赤又巴爾齊舊作八兒赤又錫保齊舊作昔保赤又哈齊舊作哈赤今並改後倣此　後二行伊蘇額布根舊作也速也不干今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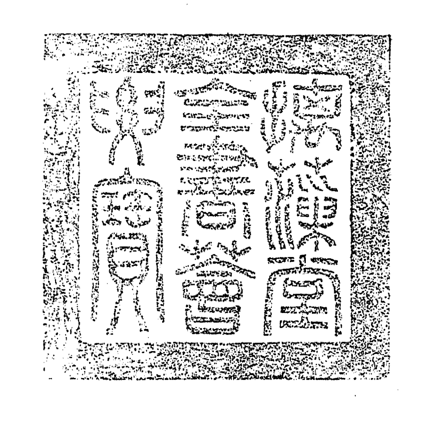
卷十七第二頁前七行賽音舊作賽羊今改後倣此　三頁前七行和爾郭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後倣此　七頁後一行楚通舊作椿童今改後二行錦結努舊作金界奴今改後倣此

十頁前二行都濟爾布哈舊作秃堅里不花今改後倣此　前五行錫喇舊作晋剌今改　前六行翁吉喇舊作雍吉剌今改後倣此　後三行酬尼賚舊作丑妮子今改　後八行珪琳齊舊作忽林赤今改　十一頁前一行阿哩克布克舊作阿里卜哥今改後倣此　前五行和卜察特舊作忽八察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杭愛舊作亢海今改後倣此　十三頁前三行克哷

濟蘇舊作濶里吉思今改後倣此　後二行克嚕倫舊作乞祿倫今改　十四頁前四行伊扎爾舊作月察兒今改　前五行巴爾斯庫庫舊作八兒思濶今改　後七行塔齊舊作帖赤今改後倣此　十五頁前六行托克托呼舊作脫脫灰今改　前七行巴勒巴舊作班卜今改前八行伊蘇袞舊作野速固又和托齊舊作忽都赤今並改　二十三頁後四行羅蒙郭勒舊

作忙兀兒今改　後五行布敦舊作鉢敦今改後
倣此　二十五頁前八行赫舍哩舊作紇石烈
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紐祜祿舊作女希烈今
改　二十六頁前四行都沁舊作叚真今改
前五行琨布哈舊作口温不花今改　前七行
烏嚕克台舊作兀魯台今改　後四行實喇舊
作失刺今改後倣此　後七行色勒敏舊作撒
里蠻今改　二十七頁後一行善延舊作師顏

今改後倣此　二十八頁後七行鄂滿台舊作
乃蠻歹今改　後八行和通舊作海童又延里
舊作燕閣今並改後倣此　二十九頁前二行
爾結舊作兒吉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謄録監生臣劉鳳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八 十九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道園學古録卷十八 在朝稾十八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

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

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納延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

哈郎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
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
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
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慴容者唯巴延爲然
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
卧輿中苦足寒公觧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
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宫令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
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

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鞦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

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僧格之為相也
總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
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伏罪上之改
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以為太子詹事旺扎勒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旺扎勒而以公為

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决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盖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
遠至宫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
資也吏多並緣為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
時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岀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傔
吏搒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

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宫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奏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為辦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强之淩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

祝之阿斯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

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

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

或以為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

寒士馬凍之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

者以為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為贊識以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
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
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特們德爾為丞相子弟縱虐於
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囷市利責
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
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
無算為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
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頼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即位也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惋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

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盖知天人積
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啟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
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
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賛書哀惻聞者感動命
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
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

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陜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宄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襃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令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

之私言也托諸幽宫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貢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

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尼古勒章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鄂博哈雅次適舒嚕亥巴爾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轟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兹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賛國均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畿坰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歳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𠊱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於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凫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於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没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
麓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令貞珉刻辭作於太史千載
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
四年十二月甲寅薨於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
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
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

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内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甍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勑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胡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

諸侯王上至是特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揺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䘏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

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剸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

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冦徽者已敗兩萬戸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戸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

九矣獨南岊西坑之寨尢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人賊傷

公脅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
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盖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
田鑿井以共賦税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
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
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
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淛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
為言樞密副使按巴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

對益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伊嚕勒諾延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蹈金國宗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巴圖爾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

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陜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特摩齊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淛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

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强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吏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内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巴圖爾之子也故事侍宴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濟蘇公受賜因得數宴
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
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
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
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
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異之故其日則有修德行廣
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
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

貶湖廣閫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陜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宫名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名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實努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

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宫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宫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濟蘇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

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頷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八月拜榮禄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
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
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
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槥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錫勒
們請以供城軍隷興聖宫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
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
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

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使約爾珠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戸布色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戸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錫勒們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閻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

臺猝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别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和卓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

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億公生日輟上尊觧御衣以賜之葢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名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珠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特們德爾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皆籍没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

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
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
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為王盜竊之時參知政事瑪魯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内府㭊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

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寛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講公懇懇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

之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别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㫖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名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賙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㫖知制誥兼

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揺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悦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强閲數月又病上

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閔傷其意留其奉庋諸府城而公甏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决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葢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

馬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
讙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
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
怳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
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
等路管軍上萬戸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
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
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

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
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
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布呼次繼室董守慤次未
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呼圖克特穆爾孫
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
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昪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
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

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頟頟有成孰不
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
史三府相望總賛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
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
載於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戹既退既藏侃侃大綱
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憸壬睢

盱震慴大傿之來法宫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顔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令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為永新人曾大父暈宗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樀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
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
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
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
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鼇山鄉瞿塘里既葬矩以國
史院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
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

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舍鼇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鈞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嶔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絶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齋戒為之禱有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葢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

者之歛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精食之慮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米以贐行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刼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益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為佐於邦惠先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黄非而丱童歳時來者覲於鼇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寳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名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隠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

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黄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

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慮公克柔列薦先生為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恊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任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

而問謁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畀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故宋時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
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
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多皆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嘗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
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凛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
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二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
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
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

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陜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名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琵賦二篇命某書之葢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

手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跳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兹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

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為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彥栗為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竊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儆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毁過節盛暑衰絰

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守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為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别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為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守曰兄之

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吴興宇知某之哀彥粟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恐遂湮没云彥粟諱寛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為湖州録事又居吴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闕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銘曰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閒復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毁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惠生駰駰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

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

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
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
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
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樂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
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盃莊娶毛氏子炯業進
士有聲女適黄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
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

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覿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欝欝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刲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黄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

人長適黄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

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睢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守姪侍郎生潭州通守時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鄉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强舉其

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祠川挍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寛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巽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説誂詡誌詮諮女曰誼訒訴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

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至今寶藏之而廸功友諒又從黄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為之銘銘曰

淳熈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内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里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鄱陽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

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鄰鄰生滕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克仁克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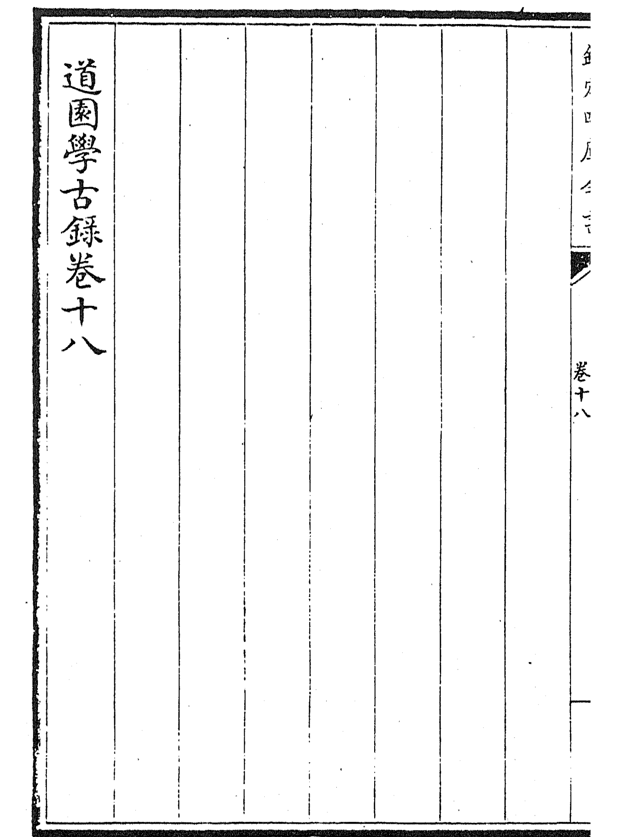
為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為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傅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

門戸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毋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

生云東爲别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巳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辰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聞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禄之顯

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為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録卷十八